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陶峙岳（1）

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裴昌会（11）

起义前的几点回忆……李　振（23）

川西起义經过……嚴嘯虎（35）

我从鄂西潰退入川到起义的經过……陈克非（43）

云南和平解放前后的几点回忆……曾恕怀（84）

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謀……宋希濂（92）

云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务活动……沈　醉（101）

对«云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一文的补充……卢　漢（144）

陈光甫与上海銀行……楊桂和（146）

蕪湖胡开文墨店調查……蕪湖市工商業联合会（170）

載洵、薩鎮冰出国考察海軍……林献炘（187）

福建海軍沿革紀要……陈培源、陈志武、郭秀如（192）

回忆康南海史实……康同璧（201）

补充和訂正

关于«統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爭»的补充……柳蔭人（219）

对«我与政学会»文中的訂正……毛啸岑（220）

关于«韓复榘特諜队»的补充……朱子勉（221）

China

关于«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的订正……阎宝航（224）
关于«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一文的订正……刁岫生（224）
关于莱芜蒋军被歼记一稿的补充材料……宪镜塘（225）
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杨玉清（227）
关于«郑汝成之死»之订正……冯亚雄（232）
对«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一文的补充…董巽观（233）
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雷云仙（235）
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一点更正……柳挺生（237）
对«我对许崇智了解的片断»的补充……柳清著（237）
«长城抗战概述»的补充材料……符昭寰（239）
对第十五辑两文的两点疑问……张惠通（240）
关于«辛亥以后二十五年间贵州军政概述»的订正……陈弦秋（241）
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的订正……王　前（241）
关于«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的更正……刘叔模（242）
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何汉文（243）
«申报与史量才»书后……章士钊（244）
史料辨实……康同璧（247）
关于«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的订正…谭志清（249）

China

附注

对《起义前的几点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六七页

对《川西起义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三六页

对《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六页

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七页、第四十三辑二七一页

对《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七页

对《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的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五页

对《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〇八页

对《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一二页

China

附注

对《起义前的几点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六七页

对《川西起义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三六页

对《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六页

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七页、第四十三辑二七一页

对《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七页

对《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的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五页

对《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〇八页

对《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一二页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

陶　峙　岳

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驻在新疆的一支近十万人的部队，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策划率領之下，宣布即日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絕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陣营，通电起义。随后，新疆省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在省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純、委員屈武等率領下，通电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导，新疆获得和平解放。

当时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編四十二师所轄一二八、六十五、騎八、騎九四个整編旅，整編七十八师所轄一七六、一七八、一七九三个整編旅，整編騎兵一师所轄一、二两个整編旅，包括駐在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統的物資供应局和空軍地勤人員。

起义部队給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及有关方面申宥通电："我駐新疆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文白将軍之賢明領导，拥护对內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之任务，兢业从事，始終如一。自张将軍离开西北，关內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士无不殷切期望遵循张将軍之一貫政治主张，确保地方之安定。而张将軍复备致关垂，責以革命大义。嘱全軍将士迅速

China

归向人民民主陣营，俾对国家有所貢献。峙岳等分属軍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毀誉荣辱，早置度外。現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誕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設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駐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謹率全軍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絕关系，竭誠接受毛主席之八項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軍駐守原防，維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軍事委員会及人民解放軍总部之命令。謹此电聞，敬候指示。”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九月二十八日給起义将士复电：“你們在九月二十五日的通电收到了。我們認为你們的立場是正确的。你們声明脫离广州反动殘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陣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的領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軍事委員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們极为欣慰。希望你們团結軍政人員，維持民族团結和地方秩序，并和現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軍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設新新疆而奋斗。”

彭副总司令給起义将士复电：“将軍等率領部队起义，脫离反动陣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設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經过了相当长时間的斗爭，起义終于实現了。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在报紙公布之后，全疆各族人民真是无比兴奋。

二

新疆起义是由漸变到突变，經过了曲折崎岖的历程的。追溯

China

源流，有它的前因后果。

早在一九四三年，盛世才在新疆政治投机失敗，国民党的势力伸入新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殘酷的压迫剝削，于一九四四年激起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人民武装革命，一九四五年九月进逼堰納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张治中将軍奉派飞新，通过与有关方面联系，認为新疆問題只有遵循和平途径来解决。經过重重的努力，通过曲折的和談，于一九四六年春夏間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訂了和平解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民族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統一、民主、团結"的施政綱領，和增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同时，成立了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我曾一度調来主持其事，不久即由宋希濂接任。由于以上各項措施，对内消弭了战爭，对外得到了苏联帮助，在相当时期内出現了相对的安定局面。这就对新疆后来的和平解放发生了深远影响。

一九四七年夏，由于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区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面一时陷于僵持状态。张将軍深深感到：如此下去，新疆仍有流血危险。認为有調整新疆軍政負責人而首先是軍事負責人的必要。因此，我于一九四八年秋以西北軍政副长官再次兼任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当我将去新就职，张在兰州私邸，出示他迭次建議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談話記录，并談到一些今后的安排，因而对于新疆将来出路問題，已是"心照不宣"，有了共同的默契。

到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国民党反动派部队全部被歼。天津相繼解放。北平正在酝釀和平，国内形势迅速发展。在张将軍考虑新疆問題中，已認为必須进一步在亲苏原則下，保持和平局面，巩固民主团結，設法恢复和伊、塔、阿三区的合作，准备过渡到"和平

China

交代"，就在一九四八年底按照預定計划改組了新疆省政府，把大土耳其主义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等撤換，以包尔汉任主席，借謀三区关系的改善与新疆和平局面的确保。

新疆政治的关系正在調整，軍事的压力乃相繼袭来。关内的頑固派垂涎新疆的几万軍队，企图把它拿去当炮灰。

一九四九年二月，曾接李宗仁电报，新疆駐軍除留一旅担任防务外，余悉調进关，参加内战。馬步芳則要把騎一师調回青海，宋希濂也要把軍官訓練班全部及其武器装备調进关内。这些部队，派系复杂，究竟听調不听調，非我一己之見所能决定。为了統一認識，就以整編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会議。結果是意見紛歧，极不一致，未作具体决定。且看形势发展，由我最后作出安排。于是采取了拖延办法。感于交通不便，运輸困难，开拔計划报得大，行动經費要得多，就以此作为应付手段。自己則多方借口，坚持不去南京、广州。拒絕部队調动，确是新疆局面尔后发展的关鍵所在。一拖再拖，时間就是出路。但这也是在新疆特殊情势下，方能出此一着。

通过以上一系列安排，新疆局势可以拖下去，但最后如何动員部队起义，則有待时机的成熟了。

三

西安解放，西北局面改观，时机就一天天迫切起来了。約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对于起义开始酝酿。首先是刘孟純（軍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晉初（总司令部参謀长）、屈武（省府委員兼迪化——現改烏魯木齐市长）、刘泽荣（駐新外交特派員）、梁客博（总部政工处长）等各向有关方面联系、交談、分析和反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映。当时机未到絕对成熟，防止万一有失，我不能公开表示什么态度和流露任何感情。但飢为总司令部領导人的意見必須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須一致，为此，我在八月十五日左右，借物資供应局长郝家駿、政工处长梁客博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約了駐在南疆喀什的副总司令兼整編四十二师师长赵錫光在焉耆見面。那次密談是沒有第三者参加的。赵本极不愿部队内調，对于起义部署，深表贊同，南疆就由他負責。东疆毗連甘肃，酒泉是其門戶，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賴有彭銘鼎（西北軍政长官公署副参謀长）、曾震五（八补給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互相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門油矿安全，彭、曾尽到最大努力。

当馬步芳接任西北軍政长官，駐在新疆部队之最听指使者为其嫡系整編騎一师师长馬呈祥。其他如整編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所屬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虽为胡宗南系，而罗与馬私人亲善，勾結甚密，叶則俯仰其間。他們有一共同意識，則为反共。当兰州战事日益紧迫之际，駐新部队内調問題又形紧张。以馬呈祥为中心，罗恕人实为主謀，每以内調为請，实則不愿率部起义，态度极为明显。考虑到部队将領情况如此复杂，如处置失当，一旦决裂，后果何堪設想。于是就以不能内調为題，經与叶成、馬呈祥、罗恕人等从事恳談。首先从新疆本身特点，根据当时全国局势，新編怎么办談起，天天談，夜夜談，談的方面很多。无非是希望他們放弃内調打算，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項安排，到必要时，可設法滿足其个人行动的物質愿望。对这些人說，要他們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变是不容易的，只有从許多利害方面逐漸說服他們。

兰州情况益紧，解放就在目前。时机已临到最后阶段，我不能

China

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开窗戶說亮話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須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贊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爭。談到战爭，必須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們新疆的軍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軍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繼不守，外援断絕，退路不通，运輸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們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說，新疆的問題，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純的軍事問題。所以，在我們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則对国家、对人民、对我們自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們不爭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結果。如果坚持战爭，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既不能战、又不配談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請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話，叶、馬、罗等亦未表示反对。更从罗恕人淌下眼泪来看，似乎有动于衷。但他們的思想感情，还是处于摇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伏的。就在經过多次恳談之后，一日深夜，我已就寢，叶成急来扣門。說："罗恕人、馬呈祥訊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側'，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純、陶晉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議应先告訴你，他們同意、故来相告。他們限我半个鈡头以內回去。"我想叶之来告，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因留叶，电話約罗与馬来談，語极恳切，他們果即来。相見就一言直入："你們要捕人，第二步怎样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

China

样，于你们有甚便宜？”当时，他們相顧无言，只見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囁嚅而言：“我們內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講道理，又每为你所屈……”听罗之言，可以想見他們的矛盾苦恼，大都是基因于为个人打算，应卽因势而利导之。我說：“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你們还承認我是总司令的話，就应让我以冷靜头脑为你們考虑問題，因应恰当，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与你們相对而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們知道很清楚。应不再涉想象部队內調那样无济于事的煩恼問題了。你們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細思之。我要把一顆赤裸裸的心摆在你們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軍将士及其家屬共生存。我有这样責任，尽到責任，虽死不辞。”話头很长，尽情傾吐，因而他們也就平靜下来。一場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險恶关头，脸皮幸未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身匹馬地闖进老滿城騎一师师部，他們正在开会，見我突然而来，神情頗为不安。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表示对他們是相信的，他們也就释然。我乘机作了进一步解說，比昨晚說得更深些。他們甚至連推想到我日后会如何行动都說出来了。不过他們对我心事的估計錯誤，純系从个人着想出发的。立場不同，对問題的看法不一样，无足为怪。經过这次长談，似很投机，他們最后露出笑容，对我意見似已首肯。后来，通过各方面对許多具体問題的接触解决，尽可能滿足其物質愿望，复由刘汉东（迪化警察局长，和罗恕人等結交深）加以劝說，事机已見好轉。最紧要者，在解放軍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継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馬家巢穴，破灭无遺，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家

China

屬已安全逃到广州。另方面，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还携走騎一师应得軍餉銀元五万元(例由青海拨付)，也使馬呈祥极为不滿，訊为臨难不相顧，情誼何在？在此內外影响之下，于是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續，許其循南疆去印度。滿天烟雾，至此始稍露曙光，就是大局从此可以暫告穩定，容許另作安排。但事后也有人提出指責，謂不应让反革命逃走的。不錯，从某种意义来說，应有此議。但是事实也应顧到反革命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总想来作最后掙扎。蔣介石、胡宗南知道新疆情形，一面来电駡我"投降共匪"，一面暗中分别勾結部队将領，以遂私图。蔣胡之流，慣耍这样流氓手段，对駐新部队經費从六月份起分文不发，而以开拔費名义汇来百万元(通过兰州长官公署，馬步芳又扣去二十万元，所余恰够維持生活三个月)，其險毒无恥，令人憤恨。直到叶成、罗恕人、馬呈祥整装待发之前夕(九月廿三日)，胡宗南还有电分致叶、罗、馬三人，要他們把队伍带到南疆，許以空投接济。他們最后集議，卒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而未反前議，这是叶成当面告訴我的。依据以上事实来看部队动向，是极为微妙的，要罗恕人等贊同起义，势不可能。如果坚持不让他們循着适当的途径离开，一旦横生枝节，事情也很不好办。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偕其家屬于九月二十四日离迪南行，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二十五日发出了。以后他們經过阿克苏时，还有人逼令叶成回迪，幸未酿成变故，新疆終于获得和平解放了。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次大会正在北京集会，新中国即将誕生，对于新疆能否导致和平，当为各方面——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殷切关注。张治中将軍奉毛主席指示于九月十日由北京来电，晓以大义，囑即行动，并对今后部队安排作了詳細指示，其关

China

切之情，尤为备至。我们于十六日收到此电，感奋之余，更难忘起着促进作用。一年以来，在新疆局势动荡中，对有关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策动、筹谋、协调、统一，刘孟纯、陶晋初、屈武、刘泽荣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突破万难，作出了很大贡献。

四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新秩序亟待建立。经此一大改变，除极个别地区小有骚动，总的来说，全疆是安定正常的。我们只想今后如何巩固地方秩序的安定，进行部队的彻底改造，能为建设新新疆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没有要求，一切听党的话。首先是希望正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能够提早进到新疆。为此，我偕郝家骏于十月六日到达酒泉，曾震五、彭铭鼎已先在此，我们会见了彭副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政委王恩茂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对于起义部队和地方现实状况作了详尽的汇报，也接受了亲切的指示。在王震将军亲自主持下，商定了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这一改编方案，是依据现有人员武器实际数目，按照解放军统一编制订下来的，一切应有待遇，与解放军毫无差异。到一九四九年底，在上级的领导和解放军兄弟部队的帮助下改编完毕，从此归入到人民军队行列，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就这样开始新生了。有关解放军由酒泉向西进军的运输问题。也依照王震将军的规划安排，由原驻新后勤机关就现有车辆、汽油、器材等尽可能提出供应，部分的有便于解放军输送，赶快驰往全疆各地，这对后来新疆局势的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解放军先头部队战车第五团于十月间到达新疆首府，其余部队也随后分别进抵天山南北和昆仑山麓。各族人民见到自己的军队，欢迎之热烈，真是盛况

China

空前，载歌载舞，夹道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亦可見其期待之殷切。由于解放軍的迅速到达，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了，于是新社会的建設也就从此开始了。

China

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

裴　昌　会

一　两条道路的抉择

一九四七年十月底，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已经十个多月了。在这段期間內，胡宗南的部队屡吃敗仗，折兵損將，疲敝不堪，遂决定留整編十七师困守延安、甘泉城外，其他部队陆續抽回休整。延安指揮所撤銷，我也被調回，又接替了陶峙岳的潼关指揮所主任的职务（陶調新疆）。一九四八年二月，豫西洛阳二〇六师被围告急，胡叫我率队东进支援。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概略位置是：在豫西——整一师在澠池、新安，整三十六师和騎兵第二旅在洛宁、宜阳，整六十五师在嵩县西北地区，整三十师（欠三十旅）在卢氏、洛宁間地区；在关中——整二十九軍之二十七师、九十师主力在宜君，其中一个旅在洛川，整七十六师之二十四旅在宜川，整五十七师在麟遊、旧永寿；在陕北晉南——整十七师仍困守原地，整三十旅在临汾，警备旅在运城，其余部队后調陕南、川西整补。就上述軍队态势說，把能机动的力量分离东西使用，很不利。二月下旬，宜川二十四旅被围攻很急，整二十九軍之二十七和九十两师主力前往应援。三月初，这些部队都被解放軍相繼歼灭。胡宗南吃了这次大敗仗后，关中空虛，他的老巢西安危急，不得不把二

China

○六师丢在洛阳，听其被消消灭，把豫西部队星夜撤回潼关以西、維持殘局，并把撤回的部队編成第五兵团，叫我兼任这个兵团的司令官。这时，胡宗南的机动部队仅有这个兵团的力量，应付关中方面作战显已吃力，从此只能在渭河以北澄城、蒲城、銅川等地区輾轉招架，已无还手之力了。

一九四九年春，胡宗南为了暫保西安的安全，后退在涇水河南岸布防，并在三原配备前进陣地。这一带陣地在五月中旬被解放軍突击，陷于瓦解，他不得已撤离西安，退踞凤翔、宝鸡以及渭河南之五丈原一带，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节約兵力，爭取有一个喘息时間，整补部队，并策划建立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再作最后掙扎。他的作战方針是：第一綫部队保持机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爭取时間，消耗敌人，待机轉移攻势（这是老一套的公式用語）。胡宗南要这一套鬼把戏，已早为他的左右亲信所透露，实际上他的如意算盘是要入川西退，假道印度，逃亡台湾。胡宗南在宝鸡住了两天，首先带着他的看家本錢——第一軍（整一师，这时各整編师都恢复了軍的旧制）退踞汉中，留我在宝鸡指揮三十八軍、五十七軍的一个师、六十五軍和九十軍，执行持久抵抗的任务。这时秦川产粮区既已放弃，小麦尚未成熟收割，部队蜷集山区，粮草补給倍感困难。尤其蔣帮集团的政治欺騙完全破产，經济崩潰，虽然每月照例发給官兵的薪餉，但"金元券"早已成了废紙，市場拒用。官兵拿到"金元券"买不到东西，怨声四起。因而軍队所到之处，商店閉市，羣众逃避，軍紀愈加敗坏，更加加重了人民的災难。面对这种情况，清夜苦思，不能不引起良心的自譴。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桩使我两头受气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甘宁青的馬家軍，因为胡宗南逃竄凤翔、宝鸡和陕南后，隴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馬家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